

母亲住院

□臻妮 文/摄



那天在老家,上午9点许,母亲对我说,刚才起来感觉右手两个指头不会动,拿捏不住东西了。我一听,立马觉得这是脑部问题,得赶快去大医院。

刚好哥也在,我们一起叫车将母亲带到最近的中医院,医生一看说:“这是脑卒中,赶快送舟山医院急诊科,不要耽误,本院没这科室。”正当我心急如焚时,刚好接到儿子的电话,他刚从上海回来。他问:“妈妈,我马上到了,你在家吗?”“我在中医院,外婆生病需急送新城。”我连忙回复。他说:“好,那我先过来把外婆送去。”儿子到得太及时了,我们迅速把母亲送到舟山医院。

急诊室里,给母亲做了抽血、量血压、心电图等检查,最后医生把我们叫到旁边说:“你母亲送来还算及时,不是脑出血,不是脑梗,而是脑子里有根小血管堵塞,需要住院一周。”后续如何治疗要看一周后的情况。

决定住院不?当然住!既然来医院就听医生的。我直接表态,哥也连声同意。我们在责任书上签了字,母亲就住下了。

母亲住院理所当然由我们三兄妹照顾,妹妹睡眠不太好,只能白天来看护,晚上我与哥轮流值班。

母亲说医院大锅菜不好吃,我就回去买菜烧好从家里带过来,看她吃得很香,再累心里也是甜的。母亲年近百岁了,平时生活都能自理,还在自家院子里种菜种花,难得能让我服侍,也是我的福气。

母亲的病房在东大楼,对床是位60后的乡村兄弟,他待人热情和气,因其病情较轻,上午挂完盐水、吃好药常去外面遛达,回来总是和我们聊天。他特别喜欢问母亲一些问题,以为她这把年纪肯定记性不好。

然而母亲反应快速,啥问题都能答上来。她感慨自己的晚年幸福生活:我现在90多了,每月劳保费有3000多元,三个子女都拿国家退休金,三个孙辈大学或研究生毕业,都工作了,第四代也有三个了,我这辈子做人心满意足了!她的话,不仅引得这位老兄拍手称赞,隔壁病员及家属都走过来说“讲得好,讲得对”!有的拍手,有的向母亲竖大拇指,病房里

笑声、掌声一片,非常热闹。

第三天,医生来查房,询问母亲感觉如何。让她把手伸给医生握住,拿东西给医生看,测试是否有力气。医生笑着说:“嗯,一天比一天好了,继续练习。”

第四天早上,母亲吵着说要回家了。我劝她,医生说过要住一周的。“多住一天,钱多花一天。我现在手都会拿东西,跟原来一样了。”她说道。

对面这位兄弟突然对我眨眨眼睛,笑着对母亲说:“阿婆,现在陪夜费只有5元一夜,便宜的,你再住几天没关系的。”

“嗯?真吗?是国家补贴吗?”

“是的,是的,是真的。”我忙接上,病房里的人看破不说破,也都笑哈哈地说“对的,对的”,又是一片爽朗的笑声传出了窗外。

第五天上午,医生又来查房了。“老人家,您身体恢复得很好,再观察两天可出院了。”

母亲的病情日益好转,她情绪稳定,心情愉悦,后面两天只挂一袋水吃点药,没啥事了。我的心也随之放松下来,就打开手机把平时随拍的母亲照片给病房里的人看,都是一些生活记录,如母亲在劳动,有绿油油的菜园,还有她种的花草等,大家都赞叹不已。后来有好几次,我听到外面大厅里有人在说:几床有个98岁老太,听说是我们这层楼里年纪最大的了,生活都能自理,脑子思路煞清爽,还会门前屋后种菜种花,本事可大了!

结果住西边的一些病人和家属闻讯都好奇地过来看母亲。有人测试母亲买菜算账,有人问她为啥介长命、秘诀是啥?母亲微笑着对答如流,听者个个竖起大拇指夸赞她。一时间探访的人络绎不绝,母亲忽然成了新闻人物似的。其中一位阿姨对我讲,平时病房总是安静、寂寞,有时还有痛苦的呻吟声,自从你母亲住进来,除了休息时间,我们病房里总是欢声笑语不断,你母亲真是开心果,太了不起了。

出院那天,正是人间四月天,天空格外晴朗,在温暖的春光照耀下,母亲的心情特别好。医生、护士送我们至电梯口,连不太熟悉的新病员也陪到楼下送祝福:祝老人家活到一百多岁。母亲笑答:祝你们都早日康复,阖家团圆!

又见风筝飞满天

□彭红

暮春的风带着海上的咸湿拂过窗外的枝头,鸟儿清脆婉转的啼鸣传进图书馆。我正在整理书架上的书籍,微信视频的铃声突然响起,拿起手机,屏幕上显示的两个字:老妈。

接通视频的瞬间,我看到了漫天的风筝,正诧异间,“今天是风筝节,你都好多多年没赶上了,你看,多热闹啊!”母亲的声音裹着周围的喧闹传过来,她一边说一边举着手机转换着镜头。随着镜头,我看到老鹰风筝扑着墨色的翅膀飞在高处;大金鱼的红尾巴被风扯得晃来晃去,像在水里游动;还有画着卡通形象的小风筝挨挨挤挤在天边,五颜六色的,把故乡的风都揉得软乎乎的。

“你看到了没有?”母亲问道。“看到了!看到了!”我连连应道。“今天可热闹了,你看这人山人海的。”镜头随着母亲的手从天上转到地面,我看见河滩上挤满了人:有的坐在高高的河堤上,有的站在平坦的河滩边,里三层外三层,身着各色服装的男女老少,脸上带着笑,目光都齐刷刷地望向天空,时而发出一阵阵惊叹声。

“你看,那边还有很多卖东西的,像集市一样,啥都有!”母亲一边兴奋地说着一边举着手机走。“妈,你别走了,在这里看就好。卖东西有啥好看的,我只想看看风筝。”我赶紧说道,人那么多,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举着手机,又要顾着和我说话,万一摔一跤就麻烦了。突然一阵热烈的喝彩声响起,母亲停了脚步,也随着众人发出一声声惊叹,她把镜头转向风筝场上,一匹白色的骏马正腾空而起……今年是马年,这匹骏马风筝应该是今年风筝节的主角。

看着漫天飞舞的风筝,记忆里的春天突然就撞了进来。小时候,风筝节是我们最盼望的日子,记得我第一次放风筝应该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那时候为了省钱,父亲用竹条做骨架,用他教学废弃的旧试卷糊了两只蝴蝶风筝,在上面涂上花花绿绿的颜色,也很漂亮,不比那些买来的风筝差。我和妹妹一人一只,我们高兴极了,拿着风筝跟着村里的一群小朋友就往河边跑。

我们村边的小石河,里面空旷而平坦,除了七八月雨季会涨几天水之外,其余时间都是干涸的,所以是放风筝的最佳场地。每年农历的三月,全国各地的风筝爱好者都会带着他们的风筝来参赛。那年,我和妹妹第一次在风筝节上放飞了自己的风筝,我们学着别人的样子,一边跑一边放手手中的线,风筝真的就徐徐飞上天空,越飞越高,越飞越远。我们高兴极了,那场景,现在想来还记忆犹新。母亲来接我们时,发现我的鞋带松开了,她蹲下身子,一边给我系鞋带一边嗔怪道:“鞋带散开了也不知道系一下,幸好没踩到,不然这满河的石头不摔得鼻青脸肿才怪!”暖暖的夕阳照在她脸上,泛起温柔而慈爱的光。

后来我自己也像风筝一样,去省城工作、远嫁舟山,越飞越远。母亲起先反对我远嫁,说四川到舟山两千多公里,太远了,以后想见一面都难。“我就是你手里的风筝,飞得再远,只要你扯扯线,我就飞回来了。”我说。母亲很无奈,但也没办法。

“你看到没有?好大好漂亮的一匹马!”母亲的声音把我从思绪里拉回来,“看到了!看到了!”我对着屏幕笑,笑着笑着,一阵温热的水气就模糊了双眼,我才发现,原来千里之外的风,真的能顺着一根无形的网线吹过来,风里裹着故乡的风景和母亲的爱。

以前总觉得,风筝挣脱了线才叫自由,要飞到看不到家的地方才算得上见过天地。直到现在才明白,有根线稳稳攥在你最亲的人手里,才是最踏实的自由:你飞得再高再远,只要那头扯扯线,这头马上就有回应,永远有一双期盼的眼睛等你回家。

我跟母亲说,过段时间,我就回去,到时候叫上妹妹一家,咱们一起去河滩放风筝。屏幕那头的母亲笑了,眼睛里的光闪了闪,像极了小时候放风筝的那天,落在她脸上的暖阳。

风还在吹,天上的风筝还在飘,我知道不管我飞多远,线的那头永远系着我的根,系着我这辈子最暖的归处。

